

老年低头族

□朱辉

业主群原本是年轻人的天下,辣妈晒娃、小姐姐晒艺术照、小伙子传搞笑视频……然而今年风云突变,疫情使得“健康码”一度成为小区以及一切公共场所的出入证,这就逼得一大批原本声称“学不会”的大爷大妈,迅速学会了用智能手机。接着他们就接管了他们可以加入的任何群,首先是业主群。

“昨天深夜,这件大事终于发生了!”“刚刚定下来了,您的退休工资卡上得多出一笔钱!”“恭喜了,您马上就可以提前退

休!”每天清晨,假如你的业主微信群没有关闭提示音,那么就别想睡个好觉。惊爆信息一条接一条,全是早起的大爷大妈们转发的。天刚蒙蒙亮,他们就在群里闹腾,并非故意要吵年轻人的瞌睡,他们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要将好消息分享给后生们。他们不知年轻人接触自媒体多了,这些“标题党”哪里吸引得了他们。所谓惊爆消息,通常都是新瓶装旧酒。比如“多出一笔钱”,无非是80岁以上老人,各区政府每月发100元补贴。这根本不

是什么新闻,早已实施多年,一般人都知道;而所谓可以提前退休,是指公务员工作年限满三十年,可以自己申请退休,并非指所有上班族……

这些一惊一乍、改头换面的旧新闻或者假新闻,让人看着闹心。偏偏有些老人酷爱传播养生之道,比如菠菜和豆腐一起煮,会发生化学反应,使人中毒……这在多年以前就被证实是谣言,可有些自媒体还在宣扬,个别孤陋寡闻的老人依然信以为真。他们之所以信以为真,是因为这些自媒体往往将

这些谬论说成是专家研究成果。骗子就爱冒充专家,然而有些老人却依然迷信“专家”。

钱锺书将老年人恋爱,比作老房子着火,没法救。老年人一旦患上了手机依赖症,其症状比年轻人更严重。即便没有被假新闻、毒鸡汤、伪养生理论所害,起码眼睛、颈椎、腰椎受不了,久坐刷屏,血糖、血压也会升高。因此,最近我还是给老爸老妈续订了一份报纸和一本杂志。纸媒或许没有自媒体看着过瘾,但起码在内容筛选上更为严谨。这就如同某些外

卖虽然可口,但重口味重油,吃了伤身体。清淡饮食口感不那么刺激,可安全放心。

当然,晚辈的陪伴始终是治愈老年人手机依赖症的最佳良药。我们有空就会去看望父母,现在也成了“准老人”。相聚在一起,我们进行着属于老人之间的对话,八旬父母和五六旬的儿女。在旁人看来这是非常温馨的一幕,到我们这个年纪,父母还健在,是多大的福分!我们完全应该自己首先不做“低头族”,再让父母不陷入手机依赖的泥沼。

骑行之美

□陆小鹿

共享单车普及之后,我爱上了骑行旅游。

早年旅游,我以步行为主。步行的欢畅,在于可以随兴所至地深入到车子无法深入的花园、小径、山路、弄堂……遇到些有趣的人,看到些上不了旅行指南却有地方风味让人感叹的景色。但步行也有缺陷,就是走久了脚会生疼。尤其年岁渐长,连续走几个小时身体就要发出抗议了。

这时,骑行的优势就凸显出来。骑行与步行一样,可以深入到出租车不能抵达的小路,也不会遗漏地铁上的地面风景。且共享单车随骑随停,可以与步行自由切换,想骑了,就近挑上一辆,骑上就走;不想骑了,就地停靠,又经济,又便当。

我第一次骑行旅游,是在杭州的杨公堤,目的地是西湖边的味庄餐厅。春天的杨公堤美得似一幅画,道路两旁的梧桐树高大苍翠,在头顶会合成一个拱形,遮蔽了晃眼阳光,使我骑出了一身惬意,仿佛穿行在静谧凉爽的森林中。骑行的妙处在于自由。遇见美妙的风景,我就把车停下来,赏一会儿,休息后再出发,不慌不忙。骑车的速度也全由自己控制,可快可慢。我弓着身子骑了好几个上坡,在坡顶,放开车把手,风呼呼从耳边刮过,“像少年啦飞驰”,青春的小鸟好像又栖上了车龙头。我把车轮胎踩得飞快,仿佛回到了少年读书时,骑行让我的身体重新充满活力。

喜欢骑行,还因为能看到计划外的风景。去北京时,东交民巷不在我的游玩计划之中,我念念不忘的是想去长安街上车,感受下十里长安街的风采。我骑到朝内大街北口,建国门内大街,终于到了长安街。遥遥望见一块写着“天安门2km”的交通路牌,好激动,路牌上贴着天安门城楼的照片,那一刻,有一种错觉,仿佛自己不是外地人,而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当地人。只可惜,长安街管制,只能骑行

上了老公,两个人,一人一辆小哈啰,沿着金陵东路骑了个来回。金陵东路是上海著名的骑楼一条街,骑楼下的商铺曾经是大家流连忘返的场所,如今,大部分已经关闭,繁华不再,令人唏嘘。我和老公,边骑车边回忆往事,看到从前我们就餐的德兴馆还开着门,欣慰不已。停下单车,去德兴馆里吃碗阳春面,一次骑行,完成了一场心灵的慰藉。

今年夏天,听朋友说金陵东路已经拆除了一半,心中惘然。金陵东路,曾经是我们回家乡必经的一条路。在上世纪90年代,我和老公常常在金陵东路1号买船票,然后在外滩十六铺码头登上回家乡的大客船。有时候,从家乡坐船回上海,到达码头时正是清晨,我俩就会去金陵东路吃一客生煎馒头。找了个周六晚上,约上老公,两个人,一人一辆小哈啰,沿着金陵东路骑了个来回。金陵东路是上海著名的骑楼一条街,骑楼下的商铺曾经是大家流连忘返的场所,如今,大部分已经关闭,繁华不再,令人唏嘘。我和老公,边骑车边回忆往事,看到从前我们就餐的德兴馆还开着门,欣慰不已。停下单车,去德兴馆里吃碗阳春面,一次骑行,完成了一场心灵的慰藉。

蓝猫复工

□阿紫

整栋楼每家的防盗门都是同款,然而我每次出门,关门声总能吸引来周围的流浪猫。它们会聚集到单元门外,等着我下楼撒猫粮。我家住七楼,“喵星人”如此敏锐的听觉,每每让我赞叹不已。

四月的一天,和往常一样。尽管我刻意小声关门,到了楼下,流浪猫们早已等在那儿,各自抢占有利位置,等待进餐。与往日有些不同,它们中多出一只蓝猫。我往地上撒下猫粮之后,这只陌生的蓝猫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我将手机举到它脸前拍照,它也不躲。此后三天,它天天跟随其他猫一起来,第四天我将它抱回了家。

之所以将它抱回,并不是因为它血统高贵,更不是歧视中华田园猫。成年“土猫”很难找到领养人,蓝猫不一样,白送肯定有人要。

这只蓝猫骨架很大,出来混应该不止一个月了,不然不会是皮包骨的模样。除了脖子上有一处咬伤,它并没有什么毛病。被遗弃或与疫情有关,有些自媒体发表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言论,说猫狗可能携带病毒,于是周围流浪猫狗数量突然增多了。不过相比十几年前的“非典”时期,遗弃宠物者已经少多了。“非典”过后,小区里有过好几只名叫“丢丢”的狗,都是爱心人士收养的被遗弃宠物犬。至于当年被坏人遗弃的宠物猫,应该也不少。

蓝猫到我家后,报复性地狂吃猫粮,每天睡23个小时。不过它毕竟有宠

东长安街一段,再拐到附近的东交民巷。没想到,这里曾是近代著名的使馆区,有很多古老而漂亮的使馆老建筑,风格迥异。法国使馆、日本正金银行旧址……最漂亮的是比利时使馆旧址,在老槐树的映照下,红瓦白边的欧式小楼尤其浪漫,我把美团小单车停靠在一边,让它和小楼以及老槐树合了张影。

东交民巷是北京城里最长的一条胡同,不骑车,单靠步行会很累。骑到东交民巷尽头,看到三宝乐面包房。曾听北京老同学提及三宝乐,说这是北京早年最有档次的面包店,老字号呀一定要吃一个。我停好车,走进面包店,店里顾客很多,我跟风买了最热销的巧克力牛角面包,站在崇文门西大街上就吃完了。当下心里很得意,现在你们和我提到“三宝乐”我不会问你们那是什么了,这就是骑行的意外收获。

在上海时,有时我也会骑行漫游。旅游不一定非要去远方,只要用心,在哪里都能看到风景,收获感动。

今年夏天,听朋友说金陵东路已经拆除了一半,心中惘然。金陵东路,曾经是我们回家乡必经的一条路。在上世纪90年代,我和老公常常在金陵东路1号买船票,然后在外滩十六铺码头登上回家乡的大客船。有时候,从家乡坐船回上海,到达码头时正是清晨,我俩就会去金陵东路吃一客生煎馒头。找了个周六晚上,约上老公,两个人,一人一辆小哈啰,沿着金陵东路骑了个来回。金陵东路是上海著名的骑楼一条街,骑楼下的商铺曾经是大家流连忘返的场所,如今,大部分已经关闭,繁华不再,令人唏嘘。我和老公,边骑车边回忆往事,看到从前我们就餐的德兴馆还开着门,欣慰不已。停下单车,去德兴馆里吃碗阳春面,一次骑行,完成了一场心灵的慰藉。

物猫的底蕴,每天清早看到我们准备起床,会跳到床上,用它的大脑袋和我们磨蹭,同时发出“呼噜呼噜”的声响,表示它很快乐;到了晚上我们临睡前,它又会完成同样的流程。

曾经的流浪经历,显然给蓝猫留下了一些创伤后遗症。它喜欢蜷缩在厕所的阴暗角落里睡觉,几次想给它挪地方,都失败了。它还爱喝拖地的脏水,有一回因此呕吐,将床土吐得惨不忍睹。另外肠胃不好,拉出来的屎臭臭无比。

若是换成一般人家,也许坚持不了一个星期,就会将这只蓝猫“放生”,让它继续去流浪。好在十几年来,我们短暂收留过三四十只流浪猫,知道只要有耐心,几个月足以让它一切恢复正常。

到了十月,蓝猫长到了十几斤,已经能在客厅地板上旁若无人地酣睡,大便不那么臭了,喝脏水的习惯也已纠正。正好一位朋友家的老猫病逝,享年14岁。考虑到她有成功养猫经验,目前又沉浸在丧猫之痛中,我们将蓝猫送给她。过了几天,她反馈蓝猫在她家很适应,一点没把自己当外人。

猫忠诚度不如狗,在民间常被视为“奸臣”。不过换位思考一下,如果愚忠于遗弃它的主人,智商岂不堪忧?蓝猫能这么快“复工”,走出了被遗弃的心理阴影,得益于随遇而安的性格。俗话说“猫有九条命”,能很快适应新环境,也是它们命大的原因之一。



冬荷

□汤青 摄

铜锣烧

□青丝

日本铁道公司不久前推出一辆以《哆啦A梦》为主题的列车,纪念该漫画连载50周年。看到后不由感慨时光飞逝,转眼就几十年过去,那只憨态可掬的机器猫,还有它最爱吃的铜锣烧,曾在几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满满的记忆点。

我第一次听说铜锣烧,以为是两块面饼夹红豆泥,至于味道是甜是咸,是脆是软,就只能脑子里凭空臆想了。直到多年后,偶然在广州一家日式糕饼店遇到,买来一尝,才知道“铜锣”是两块蛋糕,质地紧实而具有弹性,夹上红豆馅,就像一张笑意盈盈的大嘴,与总是咧着嘴巴的机器猫有着几分相似之处。其造型和故事内涵,都颇能让人心情愉悦,味道也十分有亲和力,可排入美食的序列。

铜锣烧在众多日式果食中,受欢迎程度远超想象。每年4月4日,是日本的“铜锣烧之日”。缘于日本每年3月3日是女儿节,5月5日是儿童节,两个节日就像两块蛋糕,把居中的4月4日像红豆馅一样夹在中间,由此触发了日本人的诗意美感。大家在这一天吃铜锣烧,寓意幸福和圆满,每人都能展露出铜锣烧一样的笑脸。美食常与人们的生活态度相连通,能悄然传递出一方水土的人,于繁衍不息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智慧思考及文化审美。我也由此明白,漫画里设计哆啦A梦爱吃铜锣烧,其实就是表达人性最直接的方式。

铜锣烧最挑逗食客味蕾的部分是红豆馅,但其甜度是有考量的,不会甜得大腻人,与蛋糕的搭配恰到好处。日本电影《恋恋铜锣烧》,完整还原了制作红豆馅的整个过程,也展现了对器物怀有内心之爱的匠人精神。首先须挑选细红皮,瘪瘪的豆粒要仔细筛选出来,保证颗粒饱满,圆润充实。洗净后上灶煮熟,然后加糖浸泡,期间还须人工不停搅拌,再静置任其发酵,味道才会越发浓郁醇厚。

每一个环节除了倚重匠人的经验,还有一点自然天成的意味在里面,因为红豆馅最后发酵到什么程度,不是人能作用主导的。电影里,老匠人在搅拌红豆馅时喃喃自语“要加油哦”。男主角在一旁应承,老匠人却告诉他,我不是对你说的,是对红豆说的。这一充满了生活妙味的画面,在滚动的电影叙事中,洋溢着禅思的魅力。

铜锣烧除了受到小孩子的喜爱,不少白领人士也青睐有加。繁忙的工作之余,抽空享受一顿下午茶,用奶茶或咖啡配铜锣烧,是上佳组合。咖啡和奶茶的醇香,与绵软甜美得如同童年回忆的铜锣烧合璧,其情味足以让人吟咏。吃之前,最好用餐刀从中间切开,可以看到完整的剖面,红豆馅与蛋糕层层叠叠,能在口中演奏出美妙的旋律来,是小憩时给自己最好的美食犒赏。其情境就像日本人纪念哆啦A梦,于怀旧的气息中,又蕴含着朝着未来前进的寓意。

能不忆江南

□肖建国

唐朝诗人白居易说,江南好,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?这是他晚年从苏州回到洛阳后,挥笔写下的诗词,以追忆江、浙一带的美景。

而我写下“能不忆江南”,则是指惠州市的江南片区。白居易忆江南,笔下生辉,道尽江南春色的种种佳境。喝着吴酒,观看“吴娃双舞”,不想回忆都很艰难。我呢,忆惠州的江南,则是这十五年来,亲眼见证她由蛰伏到蝶变,如吴宫美女云袖舒卷,吸引将相王侯为之侧目。

江南美吗?这要从2005年说起。那时我刚从一个叫沥林的小镇调进城,站在高榜山顶举目四望,惠州整个城市尽收眼底。江水如练,路如棋盘,高楼林立,湖光与山色相伴。伴着习习的山风,我内心无比温暖。也许一个人太容易陶醉,总会被不相调的音符打断。有位同行的朋友就说,惠州是很好,可你住的地方不好。然后望着我疑惑的目光,诡异地不再言语。其他人也“欺负”我刚刚进城,都随声附和,却不讲明原因。这就充分调动了我的好奇心。

我住的地方就是江南片的中心地带,下角。

下角最开始叫夏廓,原是惠州府城外的郊区。从名字的含义里就能看出,这里与城内截然不同两个天地。夏念shà,也指依靠主体房子搭出的半边屋子;廓,空旷寂静,屋内屋外都没有什么东西。当然也有,那就是荒山野岭,横槎溪水四溢。新中国成立后,汉字进行简化,也方便劳苦大众迅速“脱盲”,再加上客家入重音不重字的习俗,夏廓就被简写成为“下角”,一直沿用至今。

住下来后,渐渐地明白了朋友们所说“地方不好”的原因。

这里虽被纳入城市区域,却因地形的原因,成为那些年被遗忘的角落。进入下角片区仅有两条路,一条是从府城过来,经埔前,直插江南“心肺”。这是江南的主要交通要道,长度不足3公里,便无路可走了。并且路不宽,常常是小商小贩堵在两边,一路的吆喝声鸟噪鸡鸣狗跳,屎尿撒一地。西边也有条沙石路,隐藏在丘岭之间,伴着昔日的横槎溪,怯怯地连通江南片与火车站。路边,人少,阴影

重重。以至于大白天里,几个人结伴行走都有些内心惶然。主路与沙石路在江南人民双脚的蹂躏下,形成了一个不太规则的“7”字,吞吐江南人的日落月出,生生不息。

有湖,主要有两个。有水的叫菱湖,是西湖五个湖之中唯一被撕裂的“孤儿”。其他四个湖,兄弟相亲,手足相牵,衣袂相连。各湖内的鱼虾蟹,可以自由地串门勾留,随意繁衍。菱湖却不行,被合生大桥延伸出来的跨湖路生生切断,成为西湖最为隐秘的内湖。菱湖的形状像白鸽,可惜尾巴被切掉了。湖的西边有一小岛,如同翻开的书本,正落在白鸽的嘴巴上,故有“白鸽含书”的传说。按理,这儿应起名叫“白鸽湖”,可湖内盛产菱角,民以食为天,乐享口腹之欲,吃了湖内的贡品,自然嘴软,那就给个名分吧。于是,菱湖就此诞生。没水的叫梅湖。以前曾有水,多雨的季节,东江水漫过堤坝,这里就形成了湖。说白话了,就是一片沼泽地。因常年受江水的侵袭,既养不了鱼,也种不成稻,只好听天由命,让它野蛮生长。剑潭水库建好后,东江水就被驯服得没了脾气,老老实实地趴在河床内,不再胡作非为,梅湖就形成一片低洼的荒地。每年都有大片的野花灿烂地开,惹得成群蜜蜂采花来。

有山也有岭,山不高,岭也不长。山岭相拥,一堆扎着一堆。按说,是好地方。可山上大都是坟墓。历史上很多有名的大人物,就在山上静静地俯瞰着我们。比如明朝的工部尚书叶梦熊,就葬在菱湖边的犹龙山上。他的身边就是江南片较大的亚婆田社区。数千男女老少与叶梦熊毗邻而居,日夜相守,迎来朝霞,送走夕阳。还有杨起元,同样是明朝的高官,史记为摄吏部、礼部尚书,也埋葬在下角不远处的杨爷山上。这两人借着江水,传递着问答,诉说历史深处的金戈铁马。有他们两位老人在,你就能读懂江南,而蔑视外人的轻慢。

精神病院、殡仪馆等场所,均选址到江南片区或附近。生与死、救与赎,哭泣与呼喊,微尿与细雨,每天都在这里轮番上演。于是,这里多年来因“风水不好”不得不潜伏下来。

我倒觉得这里挺适合我。